



新乡村建设系列丛书之十一
温铁军 编委会主任

大学生下乡支农指导手册

下乡支农调研全过程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刘老石主编

刘老石 本册主编



海南出版社



新乡村建设系列丛书之十一

温铁军 编委会主任

大学生下乡支农指导手册

下乡支农调研全过程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刘老石主编

刘老石 本册主编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乡支农调研全过程/刘老石主编 .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10

(大学生下乡支农指导手册/刘老石主编)

ISBN 978-7-5443-2580-6

I. 下… II. 刘… III. 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调查研究

—中国 IV. 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375 号

下乡支农调研全过程

责任编辑：夏 蓓

执行编辑：杨雅清

装帧设计：苏 娟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570216

发 行：010-88865482

邮 购：0898-66830933

网 址：www.hncbs.com

E-mail：red007@126.com

印 刷：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64

印 张：20.25

字 数：49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443-2580-6

定 价：50.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版、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刷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调换

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温铁军

编委会委员：谷 莘 全志辉 周 立
何慧丽 邱建生 刘老石
白亚丽 何志雄 陈士华
刘海英 王 平 袁晓仙
常竹青 肖 青 詹玉平

本册责任团队

编委会主任：温铁军

本册主编：刘老石

本册统筹：肖 青 姜 令

本册供稿：肖 青 王晓平 胡剑龙
赵晓峰 陈乐乐 刘老石

序 言

当代中国的大学生志愿者与 “新乡村建设”^①

温铁军

当代中国的新乡村建设与各地大学生的支农活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值得后人追忆，也值得后辈学习。本书收录了这些当代大学生支农活动中的通俗教材和工作经验，可以作为下乡的工作手册，也可以

① 此文是根据 2005 年夏季我在“大学的人文精神”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修改而成的。

为后来者借鉴研究、引为参考^①。

一、心中无“人”何谈“人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教育，历来都强调道德文章，并且，谁都明白道德教育是靠践

- ① 特别需要籍此书出版予以定评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地坚持工作，且承受了很多不理解、甚至是莫须有指责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主持人、天津科技大学刘老石的年青而富有激情的工作团队，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会、河北定州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与海南儋州石屋村社区大学的创办人邱健生，长期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坚持工作的香港志愿者袁月兴、行动援助的项目官员潘加恩和他们领导的十多名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团队，吉林梨树试验区的创办人四平市银监局干部姜柏林，河南兰考试验区的创办人中国农业大学的桂职副县长何慧丽，以及长期参与支农工作和农民培训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全志辉和河北大学的杨雅茹，曾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过的热心支农的李昌平、刘海英、王平等。还有很多其他老中青志愿者，难以一一列举。总之，这是一种相信公平正义的人们共同参与的平凡事业。

2 下乡支农调研全过程

行,而不可能单纯靠学校的课堂。如果当代的知识分子们真关心老百姓,他们的作为教育者的素质肯定会提高的。因此,我们说贴近农民、贴近低层,到基层农民中去,学生和老师的素质就可能都会大幅提高。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讲“人文”,心中无“人”何以有“文”!

我离开学校其实已经 20 多年了,现在老了,回到学校教书,从 2004 年暑假算起,我还是一个新老师,因此,对学校的感觉还是新鲜的;如果在学校好多年了,可能就有了“久入沽鱼之肆”的感觉。到现在为止我还只能给研究生开课介绍我直接参与过的实践,题目是“乡村建设与三农问题”。尽管,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了,世界上的高校却没有这个领域的教材,所以我只能讲经过乡村基层试验的、实证检验的东西。

我来大学之前对学校的教育体制就持

比较强烈的批判态度，组织过多次研讨会，发过文章，大都是批评性的。现在又回到学校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把办了 50 年的农经系改成了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要我去牵头。来了后一直就“找不着北”！不仅是我，有一次校长来开会，问我们院所有的老师：什么叫农业经济科学？你们给我一个解释。教师们尽可能做了回答，校长却都不满意。我来学校工作之前也做过分析：以前我们农业经济科学基本上是照搬过去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农业计划体制，现在则照搬美国的大农场经验和自由市场制度。亦即，那是先后以苏联和美国的农业组织形式和农业发展经验为基础归纳出来、再翻译过来的一种科学。

以前我们照搬苏联搬错了，现在我们照搬美国难道就对了吗？

中国两亿多原子化的小农户，分散在将近 400 万个自然村，近 70 万个行政村

中；就这么一个社会结构，本质上仍然是典型的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西方世界有没有基于小农村社制这样的一种经济基础而建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没有！那也就没有服务于斯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因此，在西方理论界，这几乎是空白。

因此，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学纷纷提出“国际一流”的大目标以后，到现在为止，我都还不知道用哪本“国际一流”教材、怎么教书。偶尔把拿到的高校教材看了看、翻了翻——就跟早年我们经历了十几年的基层工农兵生活之后再回到大学深造时的那种感觉一样——很多不能用；新的、实事求是的东西又没有多少，有些甚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比如高校的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基本上没有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大学生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我们千差万别的农村社会？如何理解我们的纷繁复杂农业经济？各路学者面对两亿多农户，

八九亿农民，拿不出与之相应的东西来。因此，这些专业的大学生往往不愿意积极地上课，学校就拿学分、考试来管、卡、压^①！

谈及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支农活动，身处其中的我其实也算是一个老年支农志愿者。大家都知道，自从 20 世纪

① 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3 年的实绩证明了这个看法。由于改变了以往的教条主义盲目照搬西方的思路，使得我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一定范围内的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其一，我院国家级自科和社科等国家级课题从原来的五六项增加到现在二十四项，人均拥有量居全校第一和全国同行第一。其二，我院科研经费已经突破 1100 万，而原来只有二三百万，创收从前只有三四十万，如今至少两百万。同时期，教师总数翻番，教授级的高级人才引进占教授总数的 40% 以上。刚到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时候，学校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拿回 2001 年失去的国家重点学科。到 2007 年暑假，凭借过硬的竞争力，我们收复了失地，夺回了建院之前失去的重点学科。

的中国有近代社会科学以来,有点影响的大学者、那些被社会称之为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学术大师的人们,基本上都是从本土的乡村研究入手。无论是费孝通、陈翰生、薛暮桥,还是海外的黄宗智等等,都多少地做过乡村研究。民国年间之大海归者如晏阳初,国学大师者如梁漱溟,都既做乡村研究,又做乡村建设试验,发动知识分子下乡搞平民教育;大教育家者如陶行之,更是长期坚持平民教育实践。由于晏阳初是耶鲁毕业,有教会背景,善于国际化,于是到现在仍然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平民教育之父”,但最起码的原因也是他换下西装穿上市衫走入乡村。而近现代史上我们经历了几次文化革命之后——虽然革命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从 1919 年的新文化运动(那也是一种文化革命),到 1966 年的文化革命,在本质上都属于激进派知识分子运动,基本上把这些大师的东西都革掉了。

其消极后果是，有些根底浅的学者很可能就只不过是邯郸学步，甚至自断股肱；到今天就变成了这种不伦不类的爬行状况^①。

当然，这么说话就得罪很多人了。话虽然稍微唐突一些，但看看我们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还有多少是源于本土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界和理论界当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总之，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长期化的约束条件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是应该深入讨论的。

二、大学生志愿者支农活动的背景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的新乡村建设活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支持大学生的支农

^①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正在主持编纂《中国乡村建设史》，即将由中国社会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调研活动？

先看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其实，谁都知道这些年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里一片纸醉金迷，而农村相对而言凋敝衰微。大家也知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需要把提手旁的攘变成口字旁，就是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的现状——“天下嚷嚷皆为利往”。这个情况在高校已经是普遍了的，某些学院的老师收入高，车比别人的好，房子比别人住得漂亮，因为是“天下嚷嚷皆为利往”的主流领域。

我在 1990 年代中期曾经写文章强调，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近年来则进一步指出其长期化的趋势。但这个势成对立的矛盾的体制并非现在才有，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只要在类似中国这样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国家进行工业化、

城市化，并且政府直接使用行政性手段快速推进，都会带来农业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加快流出农村，三要素的大量净流出，必然导致农村凋敝，这就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规律根本不可逆。此外，中国人根本上没有西方国家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外部条件——对外进行殖民扩张。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只能来源于对三农的剥夺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只不过，改革前是中央政府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完成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此，我在 1980 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都有长期数据支撑的客观分析。

早年英国内部化的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如今的西方没有了，但圈地运动在我国是有的。谁做个图表就会发现，我们自从进入改革开放以来，

每一次经济高涨都和土地的大面积被征占直接相关,相关性至少在 0.9 以上! 最近几年经济增长出现了连续高速度的奇迹,同时,也出现了近四千万的失地农民,他们先是 landless 就是没有土地,然后是 jobless 没有职业,最后是 homeless 没有住的地方。现在应该说还有第四个 security-less 没有社会保障^①。

我们知道,在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很多农民起义参加红军的重要原因,是有两千万左右的无地农民,我们现在是四千万。之所以现在闹不起来最大的一个条件,因为中国是所有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一实现了民主革命中最主要内容,即土地革命的国家。中国是彻底实现了小农平均占有土

① 这是中国社科院的黄平研究员提出的。只不过他把 jobless、homeless、landless, 这三个顺序排颠倒了。

地的国家，因此农民珍惜自己分到手的小块地，他就不闹事了。在村里基本上不闹，闹都是进城了以后再闹。你看重庆万州的那个“棒棒事件”，进城农民受尽了欺压，最后一个小小的谣言就导致了一场大的动乱。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包括强行征占土地，连他最后那点保障，民主革命给他的那点果实都要被垄断资本强行征占的时候，他就会反抗。这就导致现在乡村中大量发生的群体治安事件，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数量上，远大于城市中发生的。这是从1999年开始的，也因此导致了上层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提法——这并非1996年我写了篇文章，强调了三农问题！这是老百姓用脚投票的结果，教育了上层，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政策思想，并且到新世纪被执政党强调为重中之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加以强调。那是因为农村中的社会矛盾

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阶段必然是严重的^①。

很多人现在提出的，其实不外乎是沿着这个规律继续走下去的办法——只有加快城市化，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对吗？

当理论界讨论城市化时，有谁想过，人们一般用的只不过是一个百分比，说我们工业化比重快于城市化比重十个点，二十个点等等；但有谁想过我们现在的城市人口绝对值，如果把进城打工的农民算上的话已经是五亿四千万了，如果按绝对值算，这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城市人口，这是世界之最。你把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城市人口，世界上资源最好的国家的

① 我在1996～1999年先后在战略与管理、读书等杂志发表了多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可参阅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我的文集《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